

饒宗頤學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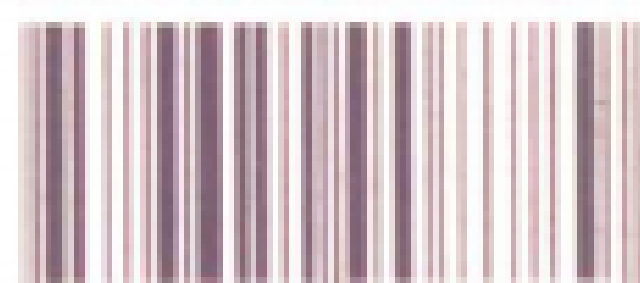
胡曉明著

香港教育圖書公司

26
R
00



香港教育圖書公司
HONG KONG EDUCATIONAL
PUBLISHING CO.

  聯合出版集團	ISBN 962-290-878-0  9 789622 908789
--	--

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

饒宗頤學記

胡

曉

明

著

【內容提要】

饒宗頤教授是當代著名歷史學家、古文字學家、宗教史家和比較文化史家，是當今香港學術界的祭酒和國際漢學交流的重要人物。一九九四年十月至一九九五年元月，胡曉明教授赴港對饒宗頤教授進行了十五次、近四十小時的訪問。在訪問記錄以及研讀饒氏著作的基礎上，撰寫了《饒宗頤學記》，以期較全面地了解饒氏的學思歷程、治學成就以及在當代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。

【作者簡介】

胡曉明，華東師範大學文學博士。現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。



饒宗頤教授

近照

邊地風情——

草原躑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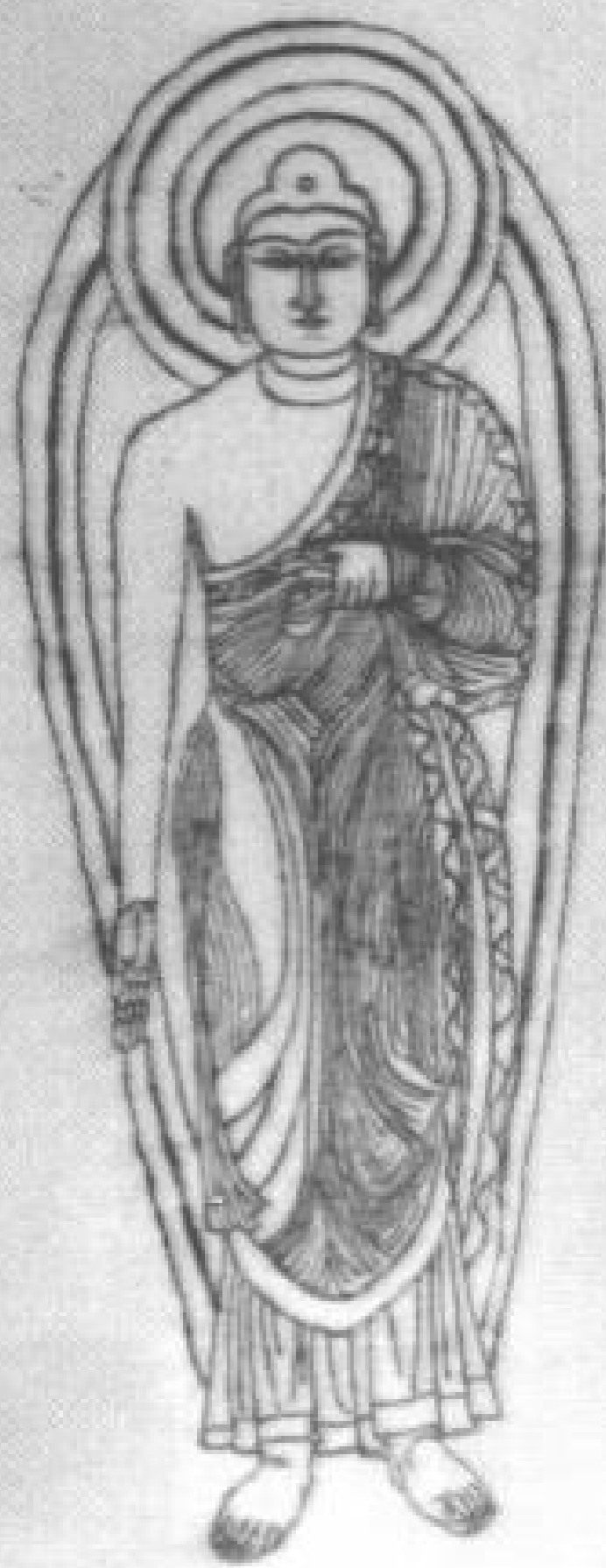


外師造化——

創作巨幅山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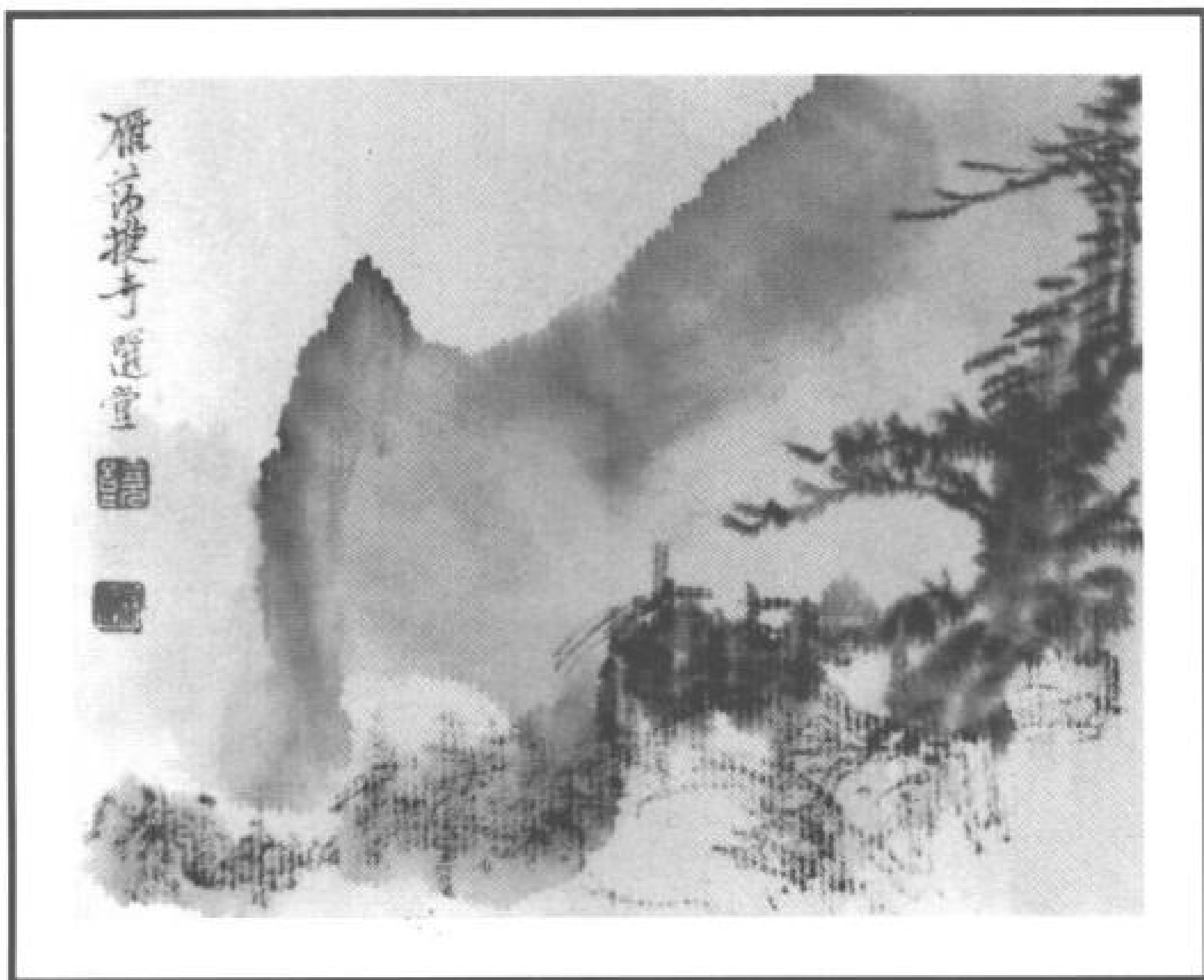
撮敦煌白描人物畫

[illegible]

大英博物院藏玻璃磚上博多氏書中代送堂里手紙

境與性會——

雁蕩小景（潑墨）



目錄

前言

饒宗頤其人／【二】

與香港的因緣／【二七】

治學規模與識見／【四二】

治學態度與方法／【七三】

在學術史上的影響與地位／【一二三】

後記／【一一八】

饒

宗

頤

其

人

1

2

3

4

5

饒宗頤其人

中國學術史有一個傳統，就是司馬遷所說的「讀其書，想見其人」。一本書的背後，有一個活生生的人；一種學問的背後，有一幅活潑潑的生命。讀書要讀出了這個人，才算是真的懂了這本書；治一種學問看出了學問背後的生命情調與精神，才算是懂得了此種學問。我讀選堂之書，雖不敢說「把臂如林、升堂入室」，卻願意就我由讀其書、聽其言、觀其行而所知道的饒宗頤其人，寫出幾分點滴的體會，或有助於將來寫此一段學術史的人參考。

（一）志於學：由韓文入手

說到饒宗頤其人，不能不追溯到他的家世和他的少年時代。

饒宗頤的祖輩是潮安地區的富紳。他出生的時候，家族正如日中天。他的高祖父有四個兒子，每人都開有錢莊，自己發行錢票。有錢就可以買書，大型的書籍如《古今圖書集成》、《四部備要》、《叢書集成》等都購置了。這就是他父親「天嘯樓」的來歷。他的大伯父是畫家，畫大青綠山水；又是收藏家，收藏的拓本、古錢，數以千計。舉一個例子，民國初年，韓山（筆架山）出土了北宋治平至熙寧年間的四尊蓮花瓷佛像，屬中國瓷史上極罕有的珍品，而當時他的伯父和家族，就各自購入了兩尊。如此的家庭條件，可以玩的東西如此之多，按理說，似乎可以造就出一個玩物喪志的公子來，但是饒宗頤卻終於成為了學者，這是甚麼緣故呢？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，應歸功於他父親饒鏐老先生的影響。

饒鏐，字鈍庵，既是商人、錢莊的老闆，又是當地的大學者，有《天嘯樓文集》七卷，寫過《〈佛國記〉疏證》、《漢儒學案》多卷（已佚）。饒鏐很大的一個抱負，就是要繼承黃梨洲的事業，寫一部清儒學案，可惜沒有能夠實現。饒宗頤自幼年

即得以朝夕浸淫於藏書數以萬計的天嘯樓之中，他究竟讀過多少典籍，這是沒有辦法去印證的。但是我們從他二十歲前僅存的駢體文兩篇，即《韓山志自序》、《廷鞠實錄序》中，即不難窺見其少年時代之學養與胸襟。

《韓山志》是饒氏弱冠之年仿徐霞客《雞足山志》而撰作的一部山志，全書已佚。其序文曰：

雖簡表淪佚，體例朦昧，然紬後儒援據之餘緒，亦可窺其源本之編制，大都文士叢綴，詞客雜纂，匪有義類，可資研繹者也。爰逮唐宋，乃有專書，部居分別，配隸馴精，則以地志之例，兼及人文之載。山志之體，斯為備焉①。

由「文士叢綴，詞客雜纂」二語中，我們多少可以看出一點少年饒宗頤心中一份「學者意識」之自覺。他雖然生於鐘鳴鼎食之家，長於文采休曜之地，卻也並未耽於聲色犬馬之習，我們不能不說他是少年有志了。學養可以變化氣質，饒氏少年即有奇志，有一半應歸功於潮州地區的人文傳統，歸功於韓文公在潮州的流風餘韻。饒氏回

憶說：

我上過一年中學，後來就不上了，因為學不到東西。但是我的古文教師王慕韓（弘願）卻有一樣東西給了我很大影響，那就是做古文要從韓文入手。我父親跟他搞不來。但我卻信服王師的這一套。父親喜歐體，大約也跟他後來身體不好有關係。現在我還是要說作文應從韓文入手，先立其大，先養足一腔子氣^②。

一千多年後，我們還要對韓文公在潮州傳播文化的卓越功勳「馨香尸祝」。饒氏十七歲時，曾一次「訪書城南，偶檢明本圖書質疑」，赫然見記載明代潮州先賢薛侃（中離）事迹的《廷鞫實錄》一書，於是他不僅「披卷摩挲，如獲璣璧；篝燈諷覽，恍接忠儀」，更重加點勘，欣然作序。讀《廷鞫實錄序》一文，知韓文公真可謂「不死」：

揭陽薛侃先生，誕稟中虛之質，體受懷剛之性，有陳宓信道之篤，兼屠嘉守節之貞：立腳聖門，斂手權路，信明目思謙，披心尚隱。大明際逆瑾懷異之日，

城王出封；先生當儲事諱言之秋，獨議復典。一疏懇悌，早具折檻之忱；九天蔽矇，終卻犯顏之諫。乃由大奸在位，虞並肩之奪寵；爰構機罟，興錦衣之大獄。先生七次被鞠，一詞弗易，屹若泰山，硬如鍛鐵，幽有鬼神，明有君父，玄首可斷，赤志無欺，浩然之氣，亦云偉矣。……③。

這篇駢文，音調鏗鏘，風骨遒勁；更可見出饒氏卓然有以自立之氣象。饒先生嘗云：治一切學問，文學是根本。這正是他老人家的夫子自道。從最粗淺的意義上說，文學好，即能寫，不至於有表達上的困難。從深一層說，文學主情，可以養氣。「夫水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載大舟也無力」，在學問的道路上能走多遠，就看你的「氣」、「力」如何了。饒氏後來在學問的世界裏縋幽鑿險、縱橫開合，其少年時代作文養氣的經歷，實為重要原因。饒氏在書畫藝術上遒勁蒼老的造詣，很大程度上也得力於養氣功夫。我曾親見饒氏的幾十幅長聯原件，皆為臉盆般大的擘窠大字。有一回，他對我說：「很奇怪，我只有寫這麼大的字，心裏才覺得舒暢了。」